

AS

联合国

Distr.
GENERAL

大会



安全理事会

UN/SA

A/44/157
S/20498
2 March 1989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UN/SA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37 和 39
中东局势
巴勒斯坦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四年

1989年2月28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1989年2月23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开罗发表的声明。

请将该声明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37 和 39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别洛诺戈夫(签名)

* A/44/50.

附 件

1989年2月23日苏联

外交部长在开罗发表的声明

中东：一次历史性折衷的机会

苏联领导阶层对中东冲突整

个情势及其解决办法的见解

我必须言明在先，我们没有什么法宝，也并没有在寻找什么法宝，也不想提出什么万灵丹。

我们知道这一冲突已经拖延了几十年，惹起过五次惨痛的战争，它有深长的渊源，牵涉到许多个复杂的方面的问题。

但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一冲突根本无法解决吗？还是无法以到目前为止所用的方法来解决？

在作出答案以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要解决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把问题与积习、歪曲和狂热的情绪分开，那末就会成为如何安排使两个民族能在一个共有的历史本土上一起生活，如何执行国际法中关于不容许使用武力取得领土的基本规定。

原则上的解决办法很久以前就已经找到了——1947年联合国大会第181(II)号决议赞同将巴勒斯坦划分的计划。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任务是使巴勒斯坦人民能行使其自决权利，把从阿拉伯人攫取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并确保以色列国在公认的国界内安全地生存的权利。

认为这点作不到是违反常理的。常理——加上惨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冲突各方都不可能凭武力达到目的。依靠武力必然导致更多而且更血腥、更具破坏性的战争。

中东是个多种古代文化的博物馆。如果不能为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找出和平的政治和全面解决办法，该地区的事态可能会循着军事对抗的逻辑而不断加剧。该地区目前面临军备竞赛的威胁，早晚会演变成核对抗。

到最后，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以色列及其邻国不得不重蹈东西方进行核竞争的道路，一步步地踏上可以预卜的核升级阶梯。如果真的这样发生，那未将来的考古学家又会发现多一层埋葬着另一种中东文化的地层。

最好的可能发展，也不过是各方终于了解到，需要达成折衷解决办法，并开始这样做，但那时的情况却会比现在要危险和复杂不知道多少倍。

在中东，时间不利于和平而有利于战争。维持现状不能促进平静，反而会导致爆炸性事件……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发言中所说的话，看来也适用于中东的局势和问题。

等到金字塔都消失了，巴勒斯坦人也不会停止对他们故土的渴望。这从起义运动变得这样普遍和深入就可证明。

但是我们能想象另外一个国家——以色列国——肯让自己的生存受到危害吗？

世界在变动中。当前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快，在政治方面世界变动的方向即使在昨天看来都几乎不大可能。

看吧，我们对新的情况多么容易习惯。现在人们已把苏联和美国销毁核飞弹看作是普通不过、理应如此的事。现在已经依照斯德哥尔摩协议和《苏美关于消除其中程和中短程核导弹条约》的规定经常对彼此的军事活动进行视察。

许多国家在削减其军队和武库，并裁减军事开支……在苏联大力裁减武装力量的同时，关于欧洲裁军和在军事领域建立信任的会谈也将陆续举行。

但是在中东——当然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仍有许多人认为有了枪杆子什么事都作得到。

让我们坦白地说吧：有些人相信各强国对于不能控制中东局势并不特别感到沮丧。他们说：这些强国为该地区提供军火不是赚了很多钱吗，除此之外它们才不在意呢。

我至少要代表我国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中东的动乱总会对我们有深切的影响。苏联人民对于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特别敏感，因为这个地区的紧张情势，在所有各方面——包括物质方面——都使我们承担重大的代价。

现在国际环境有希望取得重大改善，并已经就裁减军备缔结了一些重要的协定。将来还可能就欧洲和亚洲减少军事对抗缔结更广泛的协定。这正在成为现代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的、形成中的趋势。但是如果中东局势没有动静，则裁军的历史进程可能陷入停顿。

事实上，动静是有的，但方向不对——是朝着扩大军备竞赛的方向。军备竞赛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该地区的界限……当前，就直接军事开支而言，该地区在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之后居世界第三位。1987年其开支达\$590亿。但是，尽管两个军事政治同盟已开始认识到军备过多的危险性，然而武器越多越安全这种现在已被普遍摒弃的旧想法在中东却仍然有影响力。

中东现已拥有的军事潜力，已超过它在世界上所占的经济和人口份量甚多。

中东地区敌对各方的军事编组中共有25000辆坦克和4000架以上的飞机，约有500万名——如包括后备人员在内则有700万名——武装人员，并在10年内耗用了\$6000亿在备战上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竞赛有其止境。情形正好相反……。

中东地区获有61%的全世界武器出口。其结果如何呢？其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单是造成100万无可弥补的生命损失的伊朗—伊拉克战争，就耗用了\$5000亿，等于发展中国家外债的一半左右。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在这个地区，象中程和短程导弹那样的武器正在涌现，而这些武器是我们和美国都要完全销毁的。而这些武器在中东的部署，对苏联和欧洲各国以及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

正是因为中东已日益成为使裁军——世界各国大部分人民冀求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所寄——获得进一步进展的极严重障碍，并日益成为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威胁，因此必须把为了解决中东问题而作的努力国际化。

如果不这样做，在中东同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上就可能会出现复杂的情况。

我了解这种论点可能不为中东地区所接受。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一政治因素今天已经出现，明天将会开始引起反响。中东各国如果妨碍全人类的利益，对它们自己不太会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太合适的。

有时候有人争辩说，为了消除军备竞赛，必须消除冲突的根源。另一些人则说，只要军备竞赛继续存在，冲突就会继续存在。

这种争辩是学术上的空谈。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必须双管齐下，在制止军备竞赛的同时展开和平解决的进程，消除造成冲突的原因。

多年来，在所有国际论坛上，都提出一大串区域冲突，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并没有在解决这些冲突方面出现任何进展。

但是，现在已经签署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现在在该国已经找不到一名苏联士兵。

持续了八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已经快要结束。虽然还有困难存在，但是外交谈判已经开展，而且正在进行之中。

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协定正在缔结之中，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联合国计划的执行过程也正在开始。

越南军队从柬埔寨完全撤出的日子已经逼近，许多国家正开始积极合作，以确保该国的和平与民族和解。

中美洲也在展开具有成效的对话。

西撒哈拉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在这里，解决冲突的政治机制似乎也已开始发挥作用。

朝鲜半岛有了积极的进展。

塞浦路斯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如此。

但是对中东有什么可说的？尽管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但应当指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方——巴勒斯坦人那一方——在采取建设性的步骤。这当然是不够的。以色列必须采取回应的步骤。

中东一定不会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整个世界政治的总趋势吧？

为什么中东冲突的各方不看一看其他地区的经验？那些经验一定有不少有启发性而且有用的内容。

在解决每一场冲突时，利益平衡的问题要以特殊方式加以解决。但是，在特殊性之中，也可以发现一些一般性的原则。

第一，各方之间的对话是通过中间人而展开的。谈判也是在中间人的帮助下进行。有时中间人是联合国（一个典型例子是伊朗和伊拉克，还有就是阿富汗）；有时是一组国家（孔塔多拉、支援集团、东盟国家）或个别国家。

第二，从作为冲突一方的国家撤军时，要以约定的政治义务加以平衡，以维护该国的利益。在阿富汗、南部非洲和柬埔寨可以看到这种做法。

第三，使用了一种保证制度。履行协定的保证者可能是大国，还有联合国；联合国负责监测各方是否遵行解决协定的条件。

这并不是理论之言，而是解决实际冲突的实际协定中的运作要素。

中东的冲突也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广泛的不仅是有利于政治解决的而且是针对达成这种解决的手段国际协议。

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苏联、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和中国——都赞成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欧洲共同体正在积极推动此事。这场冲突的所有阿拉伯当事方都认为这一论坛很有必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开展解决过程。

基本上只有以色列反对这一构想，这肯定会令人对它所说的愿与邻国和平相处的话感到怀疑。

但是经验显示，在对话和谈判的过程中，是有可能找出解决最尖锐、最复杂的问题的办法的。……我要强调：在中东，安全问题不仅是以色列所关心的，它所有邻国的关心程度也不下于以色列。因此，可以理解，解决中东问题的所有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都需要获得他们不会被受到攻击的确实保证。

当然，每一方都有权对这种保证的可靠性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根据已获认可的国际做法，包括解决区域问题的做法在内，是有可能定出一套义务和核查措施的，足以满足最严格的要求，并使各方对安全的维持产生必要的信心。无可置疑的，未来的保证者可以就将来达成的协议假如有受到违反的威胁时它们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作出承诺。

现在要谈论这点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原则上，如果眼光放远一点，这些目标是可以通通过设立一个减少军事危险的区域中心而予以达成的。

我们看不出未来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各方有什么理由不能使用相互视察和现场核查的手段，包括一有猜疑立即通知对方进行视察。

这些手段还可以用来消除各种猜疑，特别是对于可能与发展核武器或化学武器有关的活动的猜疑。这些猜疑目前是使局势加剧恶化的主因。

一项宣布中东为无核武器和无化学武器区的协定对此也有助益。已经提出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建议，必须推动它的实现。

在中东，建立完全非军事区和沿临时分界线与经认可的边界线建立稀疏驻军区的原则已经使用过了。将来也可以用这些区来发挥防止突然袭击和为相互监测与国际监测制度提供方便的功能。在这里，在使用国际核查机制方面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此外，如果有关各方没有明确承诺它们不会直接或间接煽动恐怖主义，或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针对对方进行任何其他颠覆活动，当然很难。期望能进行可以带来丰硕成果的对话。这种承诺必须包括核查和合作措施，足以建立必要的信心，使大家相信这些承诺将获信守。

我谈及这些解决阿以冲突的可能办法中的要素，是为了证明平衡冲突各方的利益和满足它们的正当要求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细看任何与解决冲突有关的具体问题的各种可能解决方案，我们将发觉这些方案为数不少。换言之，许多个别的砖块或要素已经存在，只要有这样的意愿，用它们来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是可能的。

这意味着，问题是要作出选择：要维持现状，还是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折衷办法？

但维持现状对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对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或以色列自己。除了和解及寻求解决以外，根本别无他法。其他办法是不存在的，而且这并非只是基于军事和经济理由。

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的人本主义概念、普遍性、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正在再次受到肯定。

以色列保留它于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在这些领土上建立政权，以及以色列当局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行动，都必然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受到孤立，并失去甚至其最坚定可靠的盟友的支持。对以色列这样一个大规模践踏巴勒斯坦平民权利的国家提出实施制裁的问题，是完全正当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现已宣布建国，接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并且谴责恐怖主义，所以以色列拒绝同巴解组织进行对话就连一点借口都没有了。巴解组织已获国际社会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以色列当然可以继续狂妄地拒绝同巴勒斯坦人谈判。但它也必须考虑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可能会拒绝跟它讲话。

中东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起源使得它非常错综复杂，所涉及的当事方数目众多，而且具有多层面的政治性和心理僵硬性。冲突的性质表明它必须通过在几个层次同时进行的多边对话和谈判，全面地予以解决。

这是为什么我们坚信，只有通过集体的国际努力，才能找到解决中东冲突的途径。

这些讨论引起了关于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性质、议程、开会方式和与会者的问题。

对将来参加该论坛的每一个与会者来说，这些全都是正当的问题。自然，这些问题要有人人均可接受的答案。

这些答案不会从天而降。它们必须经过讨论，必须找出折衷方案。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目前没有任何任务比着手实际筹备召开这个国际会议更为重要。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应通过具有灵活性而又综合全面、并且具有充分权威性的机制来进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这项工作应当这样进行，在安全理事会进行非正式讨论；由全完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进行非正式协商；与冲突的解决有关的各方直接地或通过中间人进行多边和双边对话。这样将有可能就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基本要素达致有关各方均可接受的明确谅解。这项工作显然必须有一个时限，在六个月至九个月内完成。

与此同时，必须铭记的是，现阶段的问题是拟订一项解决中东冲突的文书，而不是详细订明解决办法的各个要素。但在现阶段已有一些原则问题须予解决。我们认为这些原则问题是国际会议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它们涉及到巴勒斯坦人参加国际会议的问题。

至于这个国际论坛的所有其他方面，最好是交由国际会议本身来审议。目前最重要的是开始和平谈判的进程，但不要预先决定它在国际会议的实际开会过程中所应采取的形式，这些形式须视与会者的意愿和协议而定。解决区域冲突的经验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每一种情况要有其特殊的中间人，务求不要让谈判和对话的连线中断，要使谈判进程顺利地持续下去，不会时发时停。

国际会议正是这样一个集体中间人。但它不只是一个中间人。国际会议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网，保证谈判不会失败，从而协助解决许多区域问题。

开展对话并使对话持续下去并非易事。它需要外来的协助。

在联合国秘书长之下设立一个中东问题特别代表的职位，并任命一名具有相当国际威信的人士担任此职，看来是可取和及时的。他可以从最早的阶段就参与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

如果他的使命获得欧洲共同体、美国和其他大国的支持，我们可以预期他会取得成功。

该区域取得突破，在国际会议的范围内就解决中东问题开展全面对话的条件正在成熟。

我们已向安全理事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初步交换了意见，我们的了解是，它们原则上都愿意支持国际会议的召开，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为会议的成功创造先决条件。

在这方面，我愿意回顾指出，尽管处理办法不同，但安全理事会在促使两伊结束战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安理会已表明它愿意以均衡的方式行事，同时保持它的全体一致性。回顾之下，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明智地把力量集中在使其关于两伊冲突的第一个决议获得执行。

无疑人人都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最近发生的变化。不容置疑，安理会现在有一种更大的集体团结感和在工作中达成协议的愿望。

我想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安全理事会能够拟出组织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均衡建议。

我还愿意提醒大家，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在中东事务上发挥一种根本的作用。实质上，在这方面所获的一切成果，都是在联合国之内并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取得的。现时没有人能够不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而设想出一种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并非巧合的事。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有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防止可能威胁和平的局势。

联合国有效地协助缔结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多年以前通过的。我们今天知道，如果没有这项决议，就不可能在南部非洲达成一项解决方法，纳米比亚人民也不可能走上独立之路。

我们认为，中东冲突所涉各方可依靠联合国，并委托它担任调解者。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安全理事会，看看它会提出何种建议。

这样做对任何人都不会不利。如果我们再次错过机会，不寻求解决中东问题和在中东实现和平的途径，那将是人人的损失。

以色列不应害怕举行国际会议。以色列的安全不仅不会受影响，相反，它的安全将得到加强，因为该区域其他国家的安全将得到加强。

总的来说，我从同阿伦斯先生的谈话中获悉，以色列人目前认为举行国际会议的设想并无太大价值。

我们却认为国际会议正是一个亟需的机会，使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能达成历史性的妥协。

我们想使以色列政府知道：如果以色列赞成举行国际会议，同意同巴解组织开展对话，这将使我们两国能够在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方面向前迈进一步。国际会议

的开始将标志着恢复这种关系的起点。

我们不仅奉劝别人举行对话，我们自己也打算致力同所有国家进行尽可能广泛和最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苏联打算以一切方式鼓励和支持各种积极步骤，以便消除阿拉伯人之间的一歧，团结阿拉伯国家，由它们就中东问题的解决开展建设性对话。我们特别赞成三叙利亚、埃及、约旦、巴解组织和黎巴嫩的高级代表举行会议，以便使国际会议迅速召开的设想。

我们欢迎中东各国同欧洲共同体和美国逐步建立联系。在这些问题上，苏联主张消除列强之间的一切竞争。必须摒弃旨在将对方赶出该区域的政策而采取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政策，促进中东和平与安定。

根据指导我国外交政策的新的政治观点，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发扬普遍的价值观的概念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类价值观的中心标准就是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平等及个人和所有民族的选择自由的概念。

侵犯人权——特别是侵犯整个民族的人权——以及一切歧视——无论是打着何种幌子实行歧视——都直接减损了普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能因民族和国家而异。

只有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并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才能谈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首要性和普遍观念的优越性。

我们呼吁在国际关系中摒弃“敌人”的陈腐观念。从心理上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从中东的历史和现实来说，这种说法甚至似乎是天真的。但是，摒弃这一陈腐观念，并不意味着宽宥某些具体的行为和罪行。——它只是代表一种法律途径，而不是一种感情用事的方法。在社会上，我们并不将触犯法律者视为“敌人”。因此，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也应采取法律用语。

这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变革。敌人的类别是一个简单的类别。要么征服敌人，要么消灭敌人，或者充其量完全避开敌人。

“敌人”的概念同和平解决争端和冲突及不得使用武力的原则是不相容的。这种概念总是双方共有和主观的。

新的政治观点的基础，是必须在国家间关系中将意识形态置于一边。这里没有试图奉劝任何人放弃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世界观或价值观。这里的意思，是任何人都不应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别人。

中东人完全了解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盲目尊崇意识形态教条的危险。

在当今世界，这种现象可能会摧毁文明。人类如果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坚持选择自由的原则，就能够生存下来。

新的观点还涉及国家和社会是否有能力以批评的眼光看待自己，承认错误和错误的政策目标，并对这些目标进行检讨。

苏联已用批评的观点审查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准备听取和接受他人的批评。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具体行动肯定为新的观点的这一方面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认为，如果在世界政治中确立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务实的观点，那将是有益的。

在中东史上有过许多解决冲突的计划和项目。但还没有一项达成目标。现在，人们可以读到和听到苏联带来了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新计划。

让我们略微改变一下表达方式：我们是抱着制订这样一项计划的愿望而来的。对我们来说，主要问题是在该区域各国和各有关国家的参加下，制订一项中东问题解决方法。

关于这项计划，我目前可以明确地说，计划的基础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发言时提出的苏联领导人的优先政策目标，即：促进各国和各国政府合作解决各种国际和区域问题。

为了追求这个目标，我们现在也采取行动，这种行动不仅超越地理疆界，而且也超越目前正危险地限制着对话和联系的过时偏见。我们特别反对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成分。

这既不是摒弃自己本身的价值观，也不是呼吁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恰恰相反。我们每次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时——这种联系在昨天似乎仍然是达不到或不可能的——我们都要问问自己是为了何种目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是为了中东和平。这是最笼统的答案。要更具体地说，我们会回答：是为了筹备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目前，筹备这个会议的问题正居首位。召开会议的设计是大势所趋，这很少会有例外。

我们希望，我们目前和今后在该区域所进行的联系将有助于实现这一设想。

同样，我们期望苏联同中东各国之间加强相互谅解和合作。
